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十六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霽峯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消孫字甫山姓李氏其先出唐宗室燉煌房五代時避地越之三界三界者會稽上虞嵎三邑之衝也迺益東南至台之寧海家焉曾大父穆宋迪功郎大父開之弗仕父演與同里葉公夢鼎俱受業直龍圖閣鄭公霖葉公後由太學釋褐至丞相先生之父故為布衣人知其宜有後矣先生卅歲即能讀父書既成人師事太學博士舒公津學日以進方是時羈旅之士得羣試於漕司號曰寓試就試者動以萬數歲甲子先生年二十有二以詞賦中其選第一聞者咸歎奇之已而上春官不合鄉先達右司郎官陳公緯憐其才宦游所至恒引以自近癸酉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一

更以國子舉預奏名乃遂擢甲戌進士第授迪功郎黃州司戶叅軍未上而黃州以版圖歸職方先生棲遲海濱者餘二十年有終焉之志郡府或以先生名剡上先生為強起詣京師述大都賦以獻時大德二年也居亡何而歸六年迺得杭州路儒學教授延祐元年以選為江浙同考試官三年調臨江路儒學教授七年復充江西同考試官至治三年以從仕郎台州路黃巖州判官致仕天曆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於家上距生年癸卯得壽八十有七卜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葬朱開鄉何山之原元配王氏先五十一年卒祔葬董公山先墓繼胡氏先十二年卒與先生合葬焉子男四人長槩以先生致仕思今為某官次渠次棗大德蚤卒次棗孫男十一人炯炫燧炳燁灼嗣忠嗣玃炤烜輝凡先生為學官教人有法其較文稱賢主司至於興壞

補弊出內之謹直其細耳故侍御史馮公翼嘗薦先生可臺職不報先生蓋仕而未顯故學者因其自號尊之曰霽峰先生云先生所著詩賦贊頌箴銘表啟碑誌序說總若干卷唯大都賦今行于世重修台州圖經列于官書潛以先生較文鄉闈之歲忝修薦送筮仕之始適在先生所居邑而獲以禮見先生之將葬也槩與潛過於錢唐泣且言願得銘刻石冢上潛雖不敏誼不敢辭銘曰

嗚呼先生兮世孰予知之山之幽幽兮食有蕨薇謂世莫知兮終不我遺大龜寶玉兮其陳以時藜味雖厚兮弗實鼎彝鼓缶而歌兮日昊之離何虧何成兮式全吾歸清風拱木兮百年之思樹此貞石兮昭薦刻辭

胡景呂先生墓誌銘

黃學之文集卷三十二

二

諸暨之鄉先生曰胡君景呂以泰定三年十一月二日卒年八十有二致和元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於是先生之子三人無在者前葬其孫鏈躋門泣以告曰吾祖葬有日以鏈之貌馬不肖而持重服奉大事懼無以振吾祖於幽執事苟於而畀之銘吾祖雖死不沒矣惟潛之曾祖戶部府君與先生之父承議公俱宋瀋祐庚戌進士戶部府君之外孫劉君應龜在太學與先生俱允蹈齋主潛生也後顧嘗受學於劉君而獲知先生茲又仕於先生之鄉而及與先生接銘固不敢辭按胡氏世為越之諸暨人謂先生之名景呂其字也曾大父煒弗仕大父士英累封通直郎父杲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用年勞賜緋衣銀魚母王封孺人先生幼有異質孳孳問學尤謹於踐履入太學輒為私試第一居歲餘承議公以內憂解職先生崎

嶇扶侍絕江而東會 天兵南下學廢士散先生奉承議公  
徜徉山澤間未始頃刻去左右承議公得以優游恣肆歎息  
偃噐然以樂墮然以委乎至順而忘其老者以先生能為之子  
也先生既隱居田里無復當世志乃益致其力於經史百氏之  
言而務極其旨趣手書危坐雖老無少懈為文壹主乎理至於  
詩歌儷語率不苟有難助集若干卷藏于家娶樓氏先若干年  
卒子男三人長璫次玖次珮亦俱卒孫男五人鍾鈞鈞鏞鏞女  
一人適同里方洵曾孫男六人女一人先是里中為舉子業者  
多來學於先生從孫一中實在列一中之上春官也交游皆以  
詩送之時先生病已革猶口占為序引迨一中取進士得鄉郡  
錄事以歸而先生不及待矣一中每言之必為掩涕為之銘以  
貽其嗣人亦以慰一中無窮之思也銘曰

不辱以承其先不倦以開其後志則已遂而不居其有茲聖賢  
之所自盡先生尚與之參不朽也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墓誌銘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諱勲字仲昭生十歲而孤能以禮持其  
身以信義交於人貲產寘弗問而護視先塋惟謹冠昏喪祭必  
考諸古之遺制而不苟同流俗文字之外無他嗜好宗族朋友  
稱焉仕未顯輒止而以壽終其賢乎人亦多矣君嘗教授肇慶  
遠郡事多率略學有田而無籍歲所入為租四百石而已君始  
至喻佃人令自實稍增其額為六百石廩食有餘而俗習鄙陋  
士氣弗張使者行部君請擇其知學而有文者試以經術辭藝  
得七人馬上其名于宣閭悉補儒學官由是諸生莫不知勸暨  
取士之令下廣海數十郡不薦一人而肇慶首以陳祖義充賦

有司遂與中州之士並進於春官人皆以為君作興之效也君初以江山教諭遷慈湖山長年已垂四十又二十年乃拜肇慶之命及再調化州而君已老故其才不究於用可見者若是而止人又皆深惜之蓋王氏上世有仕吳越為鎮城使者從其主歸宋有賜田在睦州後徙家青溪又徙越之山陰始居青溪者曰仁厚於君為九世祖曾王父諱遂良以恩贈訓武郎王父諱灝擢慶元丙丙辰右科終于武經郎權發遣鬱林州事父諱集當用蔭得官推與其弟而以布衣取鄉薦母汪氏繼母趙氏薛氏而君周氏出也自訓武府君而上皆葬山陰其居衢開化之馬金則自鬱林府君始山陰之最著者曰佐以進士第一至某部尚書君改葬鬱林府君子崇化鄉松公里之莊山尚書四世孫修職郎易簡實誌之君卒於重紀至元之歲五月十四日年

七十有七以至正改紀之明年三月十二日葬于鬱林府君墓左娶余氏先卒子男四人長曰壩次曰圻為伯氏後次曰堪曰垌女一人適單父蓋士直孫男八人鉅鑑銖鑄鐵鎌錡鈺女二人適汪某黃梓君葬有曰堪以書抵潛曰君之子辱婿先人孫女宜能道吾家世之詳敢以銘為託潛不得辭然竊觀自昔運去物改大家巨室鮮不隨之惟君之先厚積薄發雖閱世已久而流澤未艾君又廉於進取不盡享其有而以畀來人可託以永存者固不繫銘之有無序而詩之聊以慰君於冥冥云爾銘曰有濬其源其來不窮用之也舒蓄也愈豐有沃其枝遺潤是蒙歸乎何憾矣茲立宮

安陽韓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性字明善姓韓氏其先相之安陽人宋司徒兼侍中贈

尚書令魏忠獻王生某官某某生某官某某生左司郎中膺胄  
扈蹕南渡始家于越膺胄生某官某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  
楚卿贈中奉大夫祖諱識中奉大夫直徽猷閣考諱翼甫朝奉  
郎大理寺主簿學者尊之曰詢齋先生曾祖妣何氏祖妣章氏  
並贈令人妣趙氏封恭人先生天資凝粹而警敏七歲讀書數  
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  
生宿學皆歎異焉 國朝取宋嚮之在班行者多攜故所受  
告勅入換新命寺簿公獨絜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人事以聖  
賢之道自樂於是科舉事廢先生周旋家庭間益得肆其力於  
為己之學無何寺簿公以疾不起先生甫十有二歲執喪如成  
人識者謂韓氏有子矣先生既弱冠博綜群籍自經史至諸子  
百家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近世儒先性理之說尤深

造其間域秉心制行表裏如一不徒馳騁於空言而已婦翁國  
子監書庫官徐公天祐號賢有德與先生自為師友不敢持以  
尋常子婿之禮永康胡之綱仍仲之純穆仲長孺汲仲並以學  
行相高於先生為內兄弟而齒差長間以微辭與義相叩擊三  
人咸自以為它日當有所不及前代遺老若王尚書應麟俞御  
史浙文章大家若四明戴表元師初往往折行輩以先生為忘  
年交同里與先生游最密者唐珏王潛王易簡理呂同老復初  
皆一時名士而王監簿英孫禮遇之甚至每值風日清美或同  
挾策於雲門禹穴或共榜舟於耶溪鏡湖逍遙容與彌日忘返  
望之者疑其為世外人先生之文博達雋偉而變化不測人第  
見其如奇葩珍木不擇地而發魚龍出沒隱顯後先以為可喜  
可愕而莫知夫山之所以高海之所以深也延祐初有

詔以科目取士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負笈而來以文法為請先生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欲為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餘蘊矣願力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它法哉蓋先生之文一主於理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為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預薦送取科級者彬彬多佳士焉先生操履純固體備至和日用酬酢動必中節任斯道之重而不苟立標榜為名高人自化服之負高世之志而謙恭不伐不見其崖岸人自樂親之士有一善必為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平居不問家有無自奉簡約而好周人之窮買地數百畝於山陰巖谷中死無所歸者給以棺槨聚

瘞其處韓氏渡江時有仕籍者尚八九十人散處諸郡而越族為特盛家法之嚴族義之厚迄今弗變者先生實表帥焉先生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爭前迎揖童穉厮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先生蓋生乎杭而居乎越曰安陽者本其舊也先是完顏公貞分持使節出按屬部聞先生名舉為慈湖書院山長先生謝曰幸有先人之故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媿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而未嘗忘情斯世張公昇王公克敬于公九思前後為郡皆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虛已咨訪先生從容開導洞中肯綮多所裨益有陰被其賜者矣天曆中平章政事趙涼公首以先生名聞于上後十餘歲門人李齊以進士第一為御史南臺又力舉其行義而先生逝矣先生



素康強垂歿之際初無所疾苦諸生列侍左右以文字就正者累數十百篇日晏少休俄得上氣疾進諸子戒之曰我且死若等其善自持言已瞳子上下瞭然頃之氣息奄奄夷然而逝先生之卒以至正元年五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六聞者無間尊官庶士方外之交相與嗟悼掩涕如喪所親其為當世歸重如此配徐氏有淑德而善理其家先生得不以米鹽碎務嬰其心而能成其業者內助之力為多先 二十年卒子男四人長傳之次徽之蚤世次衡之臨之女三人適全公升張正蒙高璿孫男四人女二人傳之等卜其年七月十日奉柩葬會稽縣太平鄉白木原先塋之次而以門人夏泰享之狀屬潛為之銘昔曾文定公論古之世其道德者漢有袁氏楊氏陳氏唐有柳氏竊考宋三百年故宰相家克世其道德未有如呂氏韓氏久而益振

者也呂氏自許公八世而東萊先生出於中興盛世韓氏自魏王八世乃得先生於運去物改之後故家喬木不與海桑俱化而文獻所存有足徵者豈偶然哉潛哀朽之餘意長語短抑亦可以無媿辭矣先生之遺書有禮記說若干卷書辨疑一卷詩釋音一卷文集曰五雲漫藁者十二卷並行於世續郡志八卷藏於有司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雖無所不通然以非世教所急故其論著無傳焉銘曰  
烈烈魏王古社稷臣來家于南自其曾孫五世而昌受材孔碩不世以官世其道德真知實踐學貫天人積中發外大振於文化行其家施及來學乃輯前聞以開後覺 朝多鉅儒稽古作經一鑑之亡文獻孰徵揚其幽光薦此樂石嗚呼休哉君子之澤

白雲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占籍京兆之興平後有官於吳者因家焉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六世祖寔元豐間始居笠澤尋又徙婺為金華縣人曾祖諱經國祖諱應龍皆弗仕考諱觥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君日宣之次子嗣即先生也先生天資高嶷甫能言貢士君之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淪歿先生稍長僑居城闔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廢所涉向博知解且至既開門授徒而猶有所疑無所從質聞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已而學焉金先生曰士之為學者若五味之在和醢鹽既加則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八

無以感發於子耶先生聞之惕然於是金先生年七十先生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而所居相距尚遠會金先生設教於呂成公祠下乃獲便於參扣金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先生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金先生歿先生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向已而行先生以為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侵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而素志冲澹以道自樂浙東憲府聞

先生名而不察其志辟以為掾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材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趙公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先生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先生欣然為之起而不久留也先生既東還以目青倦於應接屏迹入華山中學者翕然羸糧筭書而從之居再歲以凡子喪而歸戶屢尤多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既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無倦攝其麈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為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殆千餘人隨其材分

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閭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為恥搢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省臺諸公若王公士熙耿公煥王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端吳公燾趙公天綱陳公思謙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于中朝鄉闈主司曹集賢鑑揚翰林剛中亦率同院剡上其名于省闈郡復以遺逸應詔先生終不為動仍紀至元之元年屬當大比諉先生以文衡亦莫之能致也嘗謂吾非必于隱以為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為上務講授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徑入焉則闕其無人乎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耶其習於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先生少羈孤不逮事架閣公及

其夫人韓氏而事陶夫人克盡子職兄環性剛嚴委曲承順怡怡如也時氏姊有子而貧無以為養迎歸奉之終身鍾愛二子而教飭有方冠昏喪祭賓客之禮必盡其情文既老而益艱瘁僦屋以居有田不足具饘粥而處之裕如門人呂權蔣玄金稽古方謀為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病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濕及奔兄環喪于廣信疾增劇不良于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年冬十月疾復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死殆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於弟元復請所欲言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享年六十有八娶朱氏承直郎廣德路總管府推官天與之女子男二人長即元次亨以為兄環

後先生葬以其明年春正月壬寅墓在縣西北婺女鄉安期里交友來赴者若干人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合泉布營葬事因其自號而顯其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其又明年學者相率上狀郡府祠先生于學宮僉肅政廉訪司事杜公秉彞建請贈官賜謚未報先生於書無不觀窮探聖微蘄於必得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敢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數繹義理惟務平實每戒學者曰士之為學當以聖人為準的至于進修利銳則視己之力量何如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舍其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子願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篇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貴買亂務為新

奇者其弊正坐此耳始予三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  
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已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已意合者  
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  
心求之哉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  
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  
集傳有叢說六卷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先生之言  
曰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讒賊要歸於是而已  
其言春秋三傳有溫故管窺若干卷間以春秋大義數十百條  
與友人張君樞極論之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伍考訂求  
聖人制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說其語學者必順天地之理酌  
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  
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

之其後友人吳君師道得呂成公點校儀禮視先生所定不同  
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昭合如此有老儒自以為善  
言易力詆程子先生與之反覆辨論辭詳義正老儒語塞乃謝  
曰不意子之於易若是其精也先生中年以還仰觀俯察益有  
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  
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諸儒於  
象辭變占各有攸尚要不可舉此而廢彼也然獨未有所論述  
豈不以孔子晚始好易孟子深於易而不言易乎其觀史有治  
忽幾微若干卷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大皞氏訖宋元祐元  
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  
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  
幾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也書成以示張君

樞為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之大儒言災異皆欲近修人事上答天變况聖賢之培植基本祈天永命者哉有國家者不可不仁民盖以此也先生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為傳聞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至於釋老之言亦皆洞究其蘊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凡其書俱已行於世述作之大意則見於序引文多不得以盡載有三傳義例讀書記皆彙立而未完諸生有日聞雜紀未及詮次其藏於家者有詩文若干卷文主於理詩尤得風人之旨有自省編畫之所為夜必書之殆疾革始絕筆云金先生所著論語孟子攷證資治通鑑前編皆未遑刊定垂歿以屬之先生今二書得以大備而盛行先生力也自聖賢

不作師道久廢宋初學者有師始於海陵胡公先生六世祖受業於海陵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溯流窮源折衷羣言而統一其歸使學者有所據以從事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既得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黃公而文憲王公於文定則師友之金先生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皆婺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為朱子之世適先生出于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遭逢 聖代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于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而益尊先生之功夫矣先生葬已十年而元以張君樞之狀俾潛為之銘潛之少也無所識知莫能從先生遊於高明之域奔走汨沒不知老之將至而為庸人之歸鄙陋之言何足形容有道者氣象乎重惟先

生之交游多已凋謝而潛偶獨後死義不得辭也敢志取狀所述序其首而為之銘以係於左方銘曰

道學之傳天下為公發之儒先獨得其宗鉅人迭興踵武相接逮于先生綿綿四葉先生之學能自得師實踐之功出乎真知萬殊之差無微不至一本之同會歸有極酬酢萬變必用其中涵養本原以敬始終際茲休明力扶正學聞風而來罔間南朔春陽時雨隨地發生洪纖高下咸仰曲成迪惟前人學有師法克生後賢規重矩疊先生有作彌大而昌師嚴道尊于昔有光先生之身斯道所寄視其安否以為隆替天胡不憖不訖耄期山頽木壞人將疇依不亡者存遺書孔有文不在茲尚啟爾後

金谿曾君墓誌銘

撫之金谿有篤行之士曰曾君諱嚴卿字務光以致和元年六

月辛丑卒年五十有三門人相與私謚曰恭貞先生至元某年十月某甲子葬所居陶原里明山之麓其子堅辱交於潛謂先世在異時嘗有同年好以銘來屬潛不得辭按曾氏世譜曾子後十四世當王莽時避地豫章之廬陵凡六世始徙臨川今撫州也又十二世至唐刺史司空洪立乃徙南豐洪立生散騎常侍延鐸延鐸生仁昭仁旺宋中書舍人鞏尚書左僕射布翰林學士鞏皆仁旺之後仁昭生贊堯贊堯生易祥易祥生千復居撫之金谿千生學學生應臣應臣生仕欽仕欽生濬濬生綱綱生彥明則君之高祖也曾祖諱澂隱居弗仕祖諱子良擢咸淳龍飛進士第終於高安令父諱正吉國子進士並以文學行義師表其鄉母黃氏豐州司理參軍庭蘭之女生君於高安故名嚴而字光君質厚氣完不妄言笑雖宴休必正襟危坐事親至

孝父有疾呼天乞以身代父命疾旋愈自祖父以來皆推先世故業與其兄弟君亦以所居屋讓其叔有四女悉營嫁之逮其有子皆教育使至成人平居不汲汲於生事視勢利漠如也讀書日有常程務求知聖賢微言大旨而不徒事記覽為文主於理未始與人較其短長而一時負才氣者皆自以為不及同里以士名者無不受業焉君接人色溫而莊恒以經術教授誦說若不能出諸口及有所問難分章別句類數辨名無不究盡隨才誘掖以成其美而不病以其不能與人交無圭角崖岸不矯矯為異亦不翁翁為同人自不得而親疎之隣里有見侵侮者未嘗形於言色咸服其長者家人化之雖僮僕不聞有穢惡之聲史稱黃帝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而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君庶幾近之然君遺文有南明齋藁三十卷傳於學者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十四

言論風旨之在人固多矣娶何氏後十六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長堅鄉貢進士博學有文能世其家次大年早卒女二人適南城歐復同邑黃里孫男五人先偕儕仰佺曾孫男一人立銘曰  
嗚呼先生學足以裨身行足以範俗無欲而心自正不言而民自服先人之光是迓是續世其德而不世其祿天運有常其周必復惟爾嗣人有轟其伏

鄱陽朱君墓誌銘

鄱陽朱君既卒而其孫坦舉進士來京師踵門納謁拜且言坦之充賦有司也大父方屬疾語坦曰昔吾祖蓋兩貢于鄉晚厓以恩補官主浮梁縣學故吾之少也慨焉思自奮于科目而場屋事遽廢逮國朝復以科目取天下士而吾已老前人之



發而未舒者將有望於汝行矣勉旃無以吾為念也坦銜訓就道尋辱預薦名而大父竟不及待顧乃子絜然藏糧笥書而來者庶幾獲綴下列以酬先志夫何場屋又廢而莫之舉願刻銘冢上之石用慰大父於地下謹奉先友程翔之狀以為子也請潛哀其言亟為之荅拜曰敢不諾按狀朱氏世居鄱陽之堯山里號著族君之曾祖世顯弗仕祖應復主學君也父泳涯亦弗仕君諱明普字升朝自號止善天性醇厚父歿事母孝與二弟異居而無間言子姪有過必從容告諭使自愧悔其靜重沈默若有不可犯之色至于人交未嘗不務為卑讓春秋既高族人在父兄行者以十數為之執子弟禮不少衰母喪猶致毀歲時祀事身親饋奠惟謹初江南新附大家多踣於徭役君獨能隨時俯仰與物無忤門戶賴以不墜歲侵輒發粟以惠貧乏人多德

之所居負山瞰湖君暮年幅巾藜杖徜徉煙光水色間足不涉城府藏書數千卷耽玩至忘寢食取古語大書屋壁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此所以識也鄉先生吳君仲迂程君時登吳君存並以所學教授君俾諸孫從之游而往來叩擊馬名勝士款門必留連彌日盡歡乃已有以善地理學來見者館穀之不厭或勸預相地為樂丘則應之曰生事死葬人子之職吾安用蚤計哉遇仙翁釋子雖不眩於其說亦不深斥之也同里萬戶山有僧廬先達多講學其中君捐錢葺治以為諸孫游息之所曰吾欲其趾美前賢耳君生於宋開慶元年四月十四日卒於今元統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鮑氏子男二長勳某官次某未仕女二適余某劉某孫男五長即坦次蚤夭次壘次祐女四曾

孫男五女一凡狀所述可見者如此嗚呼道之污隆科目不預焉而君之志則有足悲者潛聞之荀卿子曰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銘以慰君亦以勗其後人銘曰

朱以國氏後支分名于一經用顯門父菑子播逮厥孫不以無年輟耕耘果之云剝有本根惟革既故鼎乃新天者之定能勝人食報豈必于其身俛詩可徵我所聞揭辭石章慰營魂

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黃公墓誌銘

頃予與危君素同在史館素以僚友之契狀其外王父黃公之行俾公曾孫求已奉贄來謁曰惟我曾大父之葬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既篆題于墓石之首而逮今未有銘敢以為子請予辭以史事方殷而返其贄求已既去予亦以衰朽納祿而歸抵家

黃學之文集卷三十二

十六

甫二日俄有召還之

命暨至京師素復數以為言予不得

卒辭也按狀公諱順翁字濟川姓黃氏建昌南城人曾祖暹祖維俱不仕父澄宋末起進士卒官迪功郎柳州州學教授無子公以同宗為之後少卓犖多材能尚氣節而輔之以學

國朝取宋之師次建昌公族人萬石為江西制置使退保杉關公徒步叩軍門言事補保義郎辟知州金谿縣公察萬石降志已決辭不就萬石舉酒屬公曰明旦則子女玉帛皆他人所有惟意所擇公一不以自污叔父某死於南城之盜公請於有司發兵殲其死兇渠而貸其餘黨久之郡府知公儒者禮為盱江書院山長且為徙其書院於城中時學者未有場屋之累公首出朱子小學書以教之尋遷儒學教授廣州大盜竊發公上平盜之策於江西行省事定未及論功行賞至元二十一年有

詔宋故官得驗其資級換授故人有客京師者代為公陳于吏部遂以公為從仕郎武岡路新甯縣尹長官暴橫自恣公不與校而待之以誠乃更敬服執禮甚恭江南新附人心未甯公招集流散督其民樹藝畜牧簡條約興教事民皆安之徭人作亂湖廣行省右丞劉武宣公出師討之公儒服上謁曰遐陬之眚未霽聖化致勞廟筭遠師徒下官書生也忝為新甯長吏上樂下樂兩峒皆在所治境內請往諭之諭而不降討之未晚萬戶曹侯某雅與公善止公毋行公不可肩輿從一老兵攜孝經一千卷直抵峒山中分遺其人且為講說大義至庶人章皆涕泣叩頭請罪曰蠻俗無知今乃得出蒙蔽見日月明公之賜也不敢復為亂矣事平徭人家立公祠題曰生父黃氏武宣大喜命公勒石紀功而班師翰林學士承旨程文憲公前宣閩幹官張

公山翁咸為文頌美其事公在官九年縣齋後有竹數百个公所植也民即其處為建生祠湖南廉訪副使余公恁以其竹比於召公之甘棠而為之記公去後祠壞民輒更新之其遺愛在人如此大德四年仍舊階調龍興路稅課提領史鄂公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延致公受論語大學多所開發鄂公之父詣門以謝焉九年遷徵事郎撫州金谿縣丞十一年大饑公持所受勅命質官倉之粟以賑之人賴以活力贊其尹趙君佺覈正民田賦役以均皇慶元年陞承務郎江州路德化縣尹致官未幾獄為之空延祐元年以老得謝授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江州其又明年某月某日葬南城縣南城鄉南原之逍遙樓下母劉氏妻利氏武安軍節度掌書記登之女再娶熊氏子男二人長純夫養利州判官次敏夫

女四人長適金谿危永吉今贈承事郎太常博士素之父也素  
今為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孫男  
二人宏子早卒寬子用公廕三為巡官卒以廕歸其兄子即求  
已也曾孫男二人求己今為某官嵩方業儒女二人玄孫男四  
人女一人公氣貌清嚴中實樂易恂恂恭謹待人無少長如一  
語言懇惻詳盡人皆親之素之母有疾出公小像并書一通以  
授素今謹藏之母沒啓其書則謂素漸長盍端儀表以正之讀  
書乃其次也素由是知為學之本末次第而有以用力焉嗟夫  
古之人負其所有百不一施泯滅無聞者何可勝數今也葬其  
新者乃莫不有銘夫亦孝子慈孫求盡其心而已若公之魁岸  
傑特雖不得卿大夫之位以展盡其經綸之蘊而所試輒效時  
行時止訖以考終有不可銘者耶銘曰

有偉黃公材周而通出武入文用惟其逢闢之以智匪奏伐功  
置之於安式疇民庸志則已遂祿乃不豐翮其遠引浩然長終  
寫以丹青凜焉英風勒之樂石昭于無窮

贈太常博士危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永吉字德祥姓危氏撫之金谿人年五十有七以致和  
元年夏四月壬戌卒于家秋七月甲申葬白馬鄉范田之原其  
子素博學而有文間出游京師一日隱然名動公卿間莫不交  
口薦舉之

今天子稽古圖治誕開 經筵即以素為檢討未幾

上復用言者建白妙選儒臣纂脩三史又以素為史官史事既  
畢中書奏以素為國子助教用資歷及恩例階承事郎遂追贈  
府君承事郎太常博士至正六年也其年冬素由助教遷應奉

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而潛以退休之餘蒙 恩召入寓直詞林與素命同日下而同官為僚且有平生之雅素以府君墓道之銘來屬誼不得辭按危氏出於姬姓其先自洛徙汝南又徙江南唐泉州錄事參軍凝有子曰亘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洪州別駕亘之子曰全諷曰仔倡居撫之南城當江淮寇盜充斥之時合鄉人立壁壘以自衛而大破賊兵朝廷因命以官全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撫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錢唐縣開國男累加太傅封南庭王仔倡特進檢校太傅處州防禦使守信州刺史汝南郡開國侯仔倡後歸吳越子孫皆仕於其國賜姓元氏宋之盛時起進士至大官者參知政事太子少保章簡公絳為最顯而危氏在南城者皆祖全諷由南城徙金溪則自全諷六世孫怱始怱

五世孫光大有子曰鼎臣府君之高祖也曾大父諱時發宋贈承事郎大父諱炎震景定三年進士調吉州司理參軍治獄明允用舉者改秩以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年未六十以不能媚權臣乞休致而去父諱龍友入 皇朝為潮州小江等

處監司提舉母劉氏府君好讀書而深於易工於詩文聞儒先格言輒書於屏間以自厲事親盡孝小江歲課不登督責甚峻不憚竭力服勞傾私財以紓父之急母病剖股和藥仍籲天願減已年益母壽徙居雲林三十六峰之陽身服田畝以為養而薄於自奉一布裘至十年不易歲凶出粟賑其鄰里而為粥以濟路人未始計家有無學問之餘兼善於醫或迎致之雖大寒暑必往不拒貧則予藥無所靳有醫說一卷傳于學者平居氣剛而和警敏善料事親故有過必加規正有患難必力排解之

素過庭之際嘗告之曰世有學未充而已為利祿計者既得之又恐失之竟何為哉汝其求師取友痛自修飭期無愧于古人貧賤乃士之常不足念也素出告反面問孰與遊聞其賢也則喜否則必深戒焉晚過九江登廬山有終焉之志無何而屬疾遂不起娶同里鄧氏忠義社統領克志之孫女令封宜人再娶建昌黃氏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順翁之女子男七人素為適長黃出也今改擢宣文閣授經郎次白次蒼次丹次赤次會次黠女二人適陸鉉傅權孫男二人於存女一人府君之葬素自為阡表稱道先德甚具而未及叙其世系之詳至於贈典所加又在其十有五年之後是用備著之不嫌其詞之繁而不殺也素方進用於時所以為親榮者未知其止固當屢書不一書姑為之銘俾刻以俟銘曰危出于姬顯于唐伯仲並起尸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二

二十

一方或變其姓後方昌為宋鉅人司文章綿綿太宗多材良仁和身退名愈彰垂芳奕葉逮太常有子承考沒不亡發于皇朝耀休光賁以命書煒煌煌增高益崇未渠央琢石以俟於其藏

贈承事郎尹公墓誌銘

和之某縣有隱君子尹公諱堯道字道夫既卒二十有六年以其子則祖官七品追贈承事郎於是則祖以書來曰則祖之家故多顯者逮我先人始不有祿食則祖遭值盛時忝修官使賴先人之遺訓苟道瘵曠得以䟽榮賁及泉壤蓋先人之葬已久墓道有石而無文昭

上恩以侈先德茲惟其時幸為之銘

尹氏世居開封之酸棗宋真宗時有仕於和州者因占籍焉其譜可見者朝請大夫漢傑生某寺少卿希古希古生通判某州

穆穆生某縣主簿莘之又八世至公之顯考諱京字景山咸瀆  
乙丑進士初筮尉興化數平反疑獄有政譽遷廬州教授入  
皇朝晦迹弗仕公自壯歲即有志欲以明經取上科莆田周君  
合肥汪君夏君號名師儒公悉從之游習為詩以襲家學年甫  
十五而場屋事廢遂絕意仕進居黃山率其弟舜道事親以孝  
廣田園以供伏臘間出游江淮操奇贏以自溷有餘貲則周其  
族姻里黨不以自豐殖也公為人多材能有幹局持身莊重而  
遇事通敏博涉群書至於陰陽方伎無不通其說以善自韜默  
人鮮有能知之者公卒於大德十一年八月五日享年四十有  
六配東氏武翼大夫某之女先公六年卒享年四十有三今贈  
宜人其合葬以公卒之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鄉先塋之次子男  
三人長則祖承事郎台州路總管府經歷次榮祖杭州路醫學

正次振祖未仕女一人適凌國賓昔者竊聞之世其家業而不  
隕者雖古猶乏也尹氏八百年間珪組相望獨公終於布衣而  
有則祖為之子克以材自奮及見其登憲幕以卒茲又荷  
國之寵靈以發其幽光可謂死而不沒矣播諸石章用告夫來  
者以似以續尚延其餘慶於無窮哉銘曰  
繫公之先歷世顯融十有二葉而止於公惟弗終止是以有子  
際於昌辰以復其始公則死矣有生之榮龍光下被耀于泉扃  
母曰君子其澤五世在爾後人有引勿替

婺源州知州致仕程公墓誌銘

公諱卹字晉輔姓程氏其先廣平人唐御史亮以直言忤旨謫  
通義令通義宋眉州也子孫家焉高祖諱符孫承事郎贈太中  
大夫曾祖諱公許嘉定四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兼侍讀以龍

圖閣學士致仕贈宣奉大夫謚忠文自忠文始出蜀而僑居于  
今之湖州祖諱子泳贈奉直大夫考諱繩翁朝散大夫將作監  
入 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台州路黃巖州知州飛騎尉  
追封烏程縣男妣陶氏追封烏程縣君公幼聰慧又生於名家  
耳濡目染能蚤有知年十二入鄉校穎出儕輩間稍長游心聖  
賢之學於書無不讀為文博敏閱肆有奇氣下筆頃刻數千言  
觀者莫不駭服前代遺老如尚書陳公存參政文公及翁大卿  
牟公嘯與公居同郡咸器重之用薦者署嘉興路儒學錄丁外  
艱服除陞平江之和靜書院山長書院故在虎丘為寺僧所據  
既從置城中豪家又欲奪而有之賴公力爭而止秩滿上名中  
書適值銓曹行限年法再調紹興之和靜書院山長書院舊有  
田七百畝籍于郡學公取而有之用累考合格授將仕佐郎台  
州路儒學教授新殿宇及禮樂之器增置養士之田百餘畝調  
將仕郎鎮江路總管府知事郡當南北往來之衝前是為幕僚  
者窘于將迎事多留滯公獨處之裕如遷從仕郎衢州路江山  
縣尹為政務平易官府日益無事以餘力造舟濟行者且買田  
百餘畝使為久遠計使者行部郡守縣令多生事免公獨以廉  
介見禮遇再遷徵事郎武岡路綏甯縣尹縣鄰于谿峒民夷雜  
處竊發不時公將循以愷悌之政人多感化境內以安會廣寇  
猖獗犯全道兩州長貳而下以供億軍需出境公獨任縣事師  
旅經從拔梧遺發戒令嚴明士卒帖帖不敢肆行省檄發屬郡  
民兵公選義勇應之皆慷慨赴敵戰數有功縣有義倉糧二萬  
餘石積為豪強所侵公悉徵理之歲適大侵賴以全活者甚衆  
有偽鈔獄十年不決公力辨其非辜既而 朝廷遣官慮囚



閱其始末見稱明允陞承事郎慶元路慈溪縣尹慈溪密邇帥閩事尤叢劇公設施注措若不經意而咸盡其宜縣故以食鹽額重為民病公規畫有方賦足而民不困縣東花嶼孫湖受諸水溉田可六十頃豪民或請埋湖為田而輸糧于官吏以成案請署公毅然不可事遂寢湖旁農家乃均獲其利公三為縣涖事之暇尤垂意於庠序之事年乘七十預請納祿遂以奉訓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致仕公既歸老于家杜門不出手植五柳于前庭扁曰柳軒舍下環以松菊時與諸老留連觴詠置家事不問四方來求文者應酬無倦色有柳軒退藁十卷藏于家俄感微疾既痊而復作却藥謝醫談笑如平日忽命具湯沐斥女侍呼子孫立左右端坐而逝公生於宋咸淳己巳四月一日卒於今至正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八娶史氏中書

舍人其之孫女封烏程縣君子男四人長游兩浙都運鹽使司海沙場鹽司管勾次濤次洽次女一人適孟良實孫男八人權模楷植楫同生文孫住孫女七人曾孫男一人游等遵治命以是年十月二十九日奉柩葬于烏程縣永親鄉桃塢先塋之旁公為人溫良易直未嘗高自標榜與人交無畦畛與後生談前朝文獻厯厯如指諸掌喜誘人為善不深於疾惡故賢者親而愛之不賢者敬而畏之初龍圖公事宋理宗為兩制侍從權臣枋國儉黨盈庭鋤姦衛良靡遺餘力凡五立朝而五速煩言每一去國更得盛名公際遇聖世朝廷清明而又晏處下列得以從容進退者與龍圖公所遭之時異也潛幸嘗辱登公之堂而接聞公之緒綸游等又不遠數千里奉國子助教宇文公諒之狀來徵銘誼不敢辭銘曰

程顥唐世由御史君龍圖仕宋乃振於文危言正色匪躬之故  
寧與百士更起迭仆高風盛德增光前人垂休委祉逮其曾孫  
以名師儒為賢長吏視龍圖公世殊事異非有盤錯利器焉施  
長歌鼓缶式全其歸人之所瞻百年喬木世其家者是似是續  
承務郎富陽縣尹致仕倪公墓誌銘

公諱淵字仲深倪氏其先汴人宋靖康時五世祖南金以武弁  
扈從南遷于錢唐四世祖某又徙家烏程故今為湖州人曾祖  
俊民弗仕祖椿年用同知樞密院事謝公堂奏補官終於某路  
兵馬監押父守真輕財尚義鄉稱善人入國朝以公貴贈  
承務郎松江府判官母濮氏贈恭人公生而卓異精敏絕人讀  
書遇目成誦德祐失國科舉事廢公年甫九歲猶能習為其文  
既長乃弃去而刻意聖賢之學三山教先生繼翁深于三禮而

尤善易公從之游於節文度數之詳解變象占之妙靡不博考  
洞究參知政事文公大理少卿牟公皆前代遺老莫不器重焉  
用薦者署本郡儒學錄高公克恭持風裁慎許可時為江浙行  
省左右司郎中聞公名欲識之一見與語降歎不已曰君大才  
不可小用也及為南臺治書侍御史首以教先生及鄧公文原  
陳公康祖姚公式與公五人並薦于朝未報而行省調公杭州  
路儒學正河南王字憐吉解嘗受業魏國許文正公之門方以  
平章政事行省江浙聞公講說大契其意即遣子從公受學且  
移文中書舉公可教國子而中書已定擬臺章所薦五人各補  
郡文學乃以公為杭州路儒學教授視事伊始承歉歲之餘帑  
庾枵然絃誦息響適嗣歲小稔則量入為出節縮浮蠹既又復  
民間冒沒之田為米三百石費用稍充乃嚴飾從祀補造祭器

自禮殿論堂書閣至它屋室皆一新之先是列郡釋奠多用俗樂公訪得故太常樂工兩人俾以雅樂教諸生胄監聞之因招致兩樂工為國子樂師今諸郡備金石之樂實自公倡之秩滿當改調於是高公已為吏部尚書舉公可任吏事中書左丞高公昉前在行省雅知公即欲處以編摩之職公微聞之亟具啟事以親老乞便養遂以公為湖州路儒學教授未上丁外艱服除中書左司都事王公克敬知公不樂遠宦諭銓曹授以元缺復需次于湖州家食者十有五年怡然若與世相違泰定丙寅江南三省交聘公校文鄉闈使者同日至公辭不獲遂應江制之命士論翕然歸之湖學自虞君志道主教事重構先聖殿而朽漫藻績多待公始完既又葺橋古閣改建講堂考安定先生湖學舊法列經義治事諸齋以惠來學又創仁知軒為其游息

之所其後學者為公立生祠公移文止之不得躬往撤之用累考入流授將仕郎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時長官皆以故免去公獨理縣事延祐初經理田土考覈多失其實賦斂不均公私咸以為患公為分畫編次以為圖籍出其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乃如期而集縣有定塘溉田可十頃豪家據而田之民以病告中書下其事于版曹議以還民吏憚豪家莫敢奉行或言於公立命歸之和州民有田在縣境富家與為交易券成而負其直民訟于官而富家執券自辨有司莫知所裁乃越江來訴公探得其情始懼而以其直歸之縣民立異姓為後者所後父母沒已久有非其族而姓偶同者賂吏給憑改立而盡奪其資產公焚其憑而釐正之里父老數十人羅拜馬前曰公神明之政也歲適大曼民以狀言灾傷郡戒縣勿受公爭之不得即解組求

去郡中驚悟遣吏謝公且以檢視之事悲諉之公躬履阡陌不  
避其勤民賴以甦元公永貞為江東廉訪副使巡歷而還謂其  
使王公士熙曰吾分按太平池州廉能吏惟一當塗主簿而已  
王公亦素知公聞之喜力薦公才堪風憲元統乙亥江荆行省  
參知政事字木魯公矧復聘公司文衡禮遇尤至部使者舉公  
可上縣令而公以年垂七十告老而歸授承務郎杭州路富陽  
縣尹致仕公天資粹美而輔之以學造次必由於禮家人未嘗  
見其有惰容居官朝出涖事暮歸讀書課子弟或至夜分不寐  
少嘗從星官曆翁治其術運筭尤精既老于家杜門罕與人事  
接潛心於易著易集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十年之間精  
力盡在是書矣公寡嗜欲善攝養老而氣象益充無衰憊態俄  
以疽發背而卒病已革猶置易說于几案間時諷誦之語其子

曰死期至矣夫復何言須臾儵然而化至正五年夏六月二十  
九日也娶鄭氏先十八年卒贈恭人子男三人長驥已卒次駿  
松江府儒學教授次駉女二人長適楊福孫亦已卒次適陸元  
瑾孫男六人長璨用公廕為紹興路錢清務副使次璚璋瑛  
璿女三人曾孫男二人女二人公昆弟四人伯叔季皆早世叔  
有遺孤甫四歲撫而教之踰於己子伯季皆無嗣則以駿駉為  
之後駿等遵治命以某年冬十月某日奉柩葬烏程縣德政鄉  
毗山先墓之次與鄭恭人同兆域後四年乃命璚走京師屬潛  
為之銘蓋高公所薦五人惟鄧公掌制命侍經幄仕最顯公雖  
與有民社而未足以展其材餘三人又僅止於文學掾然皆能  
脫畧名迹而以道義相高有識之士莫不服高公之知人而嘉  
五人之不負所舉也五人相繼下世已久

今天子以鄧公先朝舊臣用臣僚奏特賜以神道之碑銘而潛以門生忝彼

上旨與聞論撰茲又執筆而銘公一時之人物至是凋落盡矣何能無感愴於斯文也哉銘曰

知人之明古以為難聲求氣應夫豈偶然公初有逢連茹而進孰不望公爭翔競奮大道甚夷公行徐徐既揚其英發而不舒白首一官老於文學丕闡聖謨以開後覺晚乃佐邑未究所施俄復引年納祿而歸加恩增秩不煩以事鼓缶而歌優游卒歲儲祉則豐畀于來昆尚克自振益伉其門史氏作銘言無溢美寫之方珉揚芬千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續彙三十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墓誌銘

江浙儒學副提舉致仕龔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璠字子敬姓龔氏宋鄉貢進士贈太中大夫諱炳之曾  
祕閣脩撰太常少卿贈通議大夫諱基先之孫中奉大夫直寶  
謨閣司農卿諱渠之子曾祖妣周氏祖妣葛氏並贈碩人妣周  
氏封宜人初太中府君以避兵自高郵徙鎮江卒葬城西五州  
山子孫因占籍為鎮江人迨先生以宦遊久留平江又家焉先  
生少聰敏稍長能屬文德祐內附士大夫居班行者例遣北上  
司農府君以列卿在遣中行至莘縣不食而卒先生悲不自勝  
暨成人呼其弟理語之曰國亡家破吾兄弟又少孤不能以力

黃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三

一

振起門戶獨不可學為儒無辱先訓乎由是共刻意于學日以  
微辭與義自相叩擊其文字交視莫公奮俞公德鄰為丈人行  
而與戴公表元仇公遠故公長孺盛公彪為忘年友聲譽藉甚  
人稱其兄弟曰楚兩龔以比漢之兩龔云東平徐公持浙右憲  
節聞龔生名辟寘幕下尋舉教官歷平江之和靜學道兩書院  
山長以累考合格赴吏部銓大名高公時參預外省先生以書  
論役法之弊公得書喜曰子有用之材持文書來我為子取教  
授先生笑曰執政大臣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天下士如某者能  
一一力致哉誠推是心寒暖之幸公聞其言愈敬異之御史周  
公馳僉廉訪司事鄭公雲翼交薦先生宜在館閣皆不報用例  
調甯國府儒學教授秩滿遷主信之上饒簿以所生母蔣氏憂  
不赴服除授袁之宜春丞其階再轉俱將士郎先生笑曰五十

年猶故吾耶蓋先生異時以門蔭補官亦將仕郎也在官歲餘移疾上休致之請道以從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命下先生已卒于宜春其卒以至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六臨終謂家人曰汝輩且去吾將少休頃之氣息奄奄而逝先生家事素薄客至不問有無倒壺命飲與之談前代故實娓娓不倦至為諸生論說豪分縷析必使厭所欲乃已兩持鄉關文衡號明有司門生弟子彬彬以材自見稱之者不以官而曰先生云其在和靜復侵田若干畝在甯國徵逋租為錢十二萬五千緡刻春秋大學等十九書以惠學者而宜春之政役均訟平部使者以為能數誨以事願以涖治之曰淺其所蘊蓄有未悉展也娶周氏知江州德化縣方叔之女男一曰魯女二適陳方夏景行孫男二曰宣曰宜女二俱幼魯以其年十二月返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三

二

柩於鎮江明年五月十六日葬玉州山先墓東南若干步奉先生子壻陳方狀來謁銘狀稱先生材識足以超軼古人而忠厚不自己之情未忍軒然遽變其先世承傳之舊故其為言卓偉殊絕自成一家然亦未始不從容乎規矩繩墨中晚年學益純鋒鏑都盡其進脩之實或未易淺言也嗚呼苟非方從先生之久且親孰能知之若是歟先生所著詩文魯既彙次成若干卷因先生自名其齋者目之曰存悔齋藁云銘曰

龔初來南以士升太常司農遂世卿今孰嗣者宜春丞既仕弗進用文鳴立言成家樹風聲擺落凡近趨高明有來洗洗揚其英一鑑亡矣疇依承陳辭相哀垂百齡刻諸方珉告元扁

袁通甫墓誌銘

吳之隱君子曰袁君諱易字通甫其先當宋有起進士為京朝

官者曰仲賢始家于汴仲賢之後曰京西提刑珣于君為五世祖南渡時卒葬于吳因家焉故今為平江人曾大父曰璉樂其地行沃買田築室長洲之蛟龍浦躬耕而食以布衣終大父曰祐之承節郎監廬州都稅務父曰樞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皆仕而未顯至君復不樂仕進東平徐公持部使者節聞君名延見與語大悅將薦之于朝君力謝不可徐公益賢之已而行中書省署君石洞山長君乃欣然就職既歸卒隱弗仕即于所居西偏為堂曰靜春壘水成池周于四隅池上累石如山芟荷蒲葦竹梅松桂蘭菊香草之屬敷舒繚繞而其外則左江右湖禽魚飛泳于烟波莽蒼間堂中有書萬卷悉君手所校定客至輒飲卷與縱飲劇談留連竟夕迺已君丰姿秀朗每雨止風收挾小舟以筆牀茶竈古玩器自隨逍遙容與扣舷而歌望之者

識其為世外人君少敏于學蘊積之素一發于詩未始高談性命以師道自任至其在石洞推明雙峯之說上及于考亭多諸生昔所未聞莫不敬服焉君所為詩有靜春堂集八卷龔氏子敬為之序謂近半山而漁陽鮮于公稱其閑遠清麗稍加精密少陵不難到其為一時名人推重如此吳興趙公嘗取汝南先賢傳所記漢司徒袁公卧雪事寫為圖以遺君且曰予作此圖正以通甫好修之士使之景慕其高節爾則君之人品固不問可知君母趙氏濮安懿王八世孫女妻奚氏子男四人長震次恭次晉皆張出次驄陳出女五人長許適金大聲未行而卒次適碩天麟仲振孫碩正許德明孫男三人孫女二人俱幼君卒以大德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得年四十五歲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長洲東吳鄉楮墩先墓之次後二十有八年是為元



統二年于是君長子震已死恭及晉實始伐石以狀來謁銘表好學而有文稱其家者也銘曰

居之熙々行之施々世非我遺我有不為寤言歌之其聲也希昭昭其垂表以刻辭

### 楊仲弘墓誌銘

仲弘既卒之明年潛往哭焉其友婿蔣堂代致八歲孤選之言曰先人之墓非先生莫宜為銘此先人治命也敢奉以請惟先生哀而許之潛不敢不諾也初潛與仲弘不相識輒以書締文字交凡五年始識仲弘後十有一年乃與仲弘同舉進士又八年而仲弘死矣嗚呼其忍執筆而銘諸仲弘諱載姓楊氏其先建州浦城人上距宋翰林學士文公凡十一世曾祖有雍祖祐之皆有隱德父起潛補京學諸生因家于杭故又為杭州人仲弘少孤事母季氏盡孝而有禮年幾四十不仕田理問用之得其文薦之行中書舉茂材異等不行周御史景遠強之至京師俄以母喪去賈戶部國英數言其材能于

朝遂以布衣召入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修

武宗實錄書成褒賜甚厚居亡何調管領係官海舡萬戶府照磨並提控案牘于是

仁宗在御方以科目取天下士仲弘首應 詔登延祐二年進

士乙科用有官恩例視第一人授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秩滿遷儒林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未上以至治三年八月十五日卒得年五十有三恭定某年某月某日葬杭州錢塘縣某鄉某原娶瞿氏子男三人長即選次遵次迪俱幼仲弘平居性和易然于論議臧否未嘗有所假借其游從皆當世偉人吳

興趙公在翰林尤愛重之亟稱其所為文由是仲弘名益聞諸公間蓋仲弘于書無所不讀而其文一以氣為主毫端疊疊從橫鉅細無不如其意之所欲出譬如長風怒颿一瞬千里至于碕岸之縈折艤欹柁側亦未始有所留碍也凡所撰著未及詮次以行而人多傳誦之潘嘗評其文博而敏直而不肆仲弘亦謂潘曰子之文氣有未充者也然已密矣潘每歎服其言今已矣無與共論斯事矣嗚呼而尚忍銘諸姑述其概以慰吾亡友于地下云爾銘曰

張宏道墓誌銘

宏道既歿于杭其子正蒙奉柩還山陰而狀其世序官闕來求

銘以葬予與宏道同對

大廷同校文江西又同校文江浙

未卒事而宏道移疾丐休致去卧翔鸞佛舍竟不起悲夫尚忍銘雖然知宏道者莫予若也銘非予將誰屬宏道諱士元姓張氏宏道字也弘道生宦家而自其少時不習貴游子弟嬉戲事稍長從鄉先生黃君受讀毛氏詩為舉子業場屋事廢士之心于祿仕者率投牒求察舉補儒學官宏道恬然不以動其意左筆右瓢幾四十年會有詔行貢舉法有司乃起宏道使就試遂以延祐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歷將仕郎慶元路鄞縣丞從事郎池州路貴池縣尹承事郎太平路總管府經歷用致仕授承直郎同知鉉山州事命下宏道已卒其卒以天曆二年十月二十日壽六十有四葬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承務鄉某山之原宏道為人內朗秀而外朴疎所學務平實其居官

以樂易稱未始求赫赫名眩流俗嘗平反貴池殺人獄亦不自以為功也由是吏弗忍欺而民思之部使者考其績交章以聞事格不下代宏道為郵貴池者皆宏道初持江浙文衡時進士人尤以為盛事云宏道世越人高祖澤宋孝宗龍飛進士由侍御史諫議大夫至兵部尚書後以寶謨閣直學士食祠祿其行事見高公似孫所為碑文曾祖璧通直郎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祖厚之承直郎温州樂清縣尉父續古將仕郎入國朝以宏道官七品贈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母趙氏知西外宗正事少師不逮之曾孫女妻胡氏太府卿直敷文閣太初之孫女今以贈若封並為宜人子男一人正蒙也當以蔭得官未調予聞宏道垂屬纊猶力疾坐語精爽殊不亂其所存必有過人者然則予之知宏道抑末矣銘曰

樹之既同有獲而弗充不贏于躬獨以嗇終後其豐

承德郎中興路石首縣尹曹公墓誌銘

公諱敏中字子訥姓曹氏衡之龍游人曾祖曰新祖克已父心易精于易學今以公貴贈承直郎衢州路總管府判官母俞氏贈恭人公幼慈祥謹言行以尚書專門用察舉補儒學官歷龍泉永嘉兩縣教諭會有 詔行貢舉法首取江浙行省鄉薦

登延祐二年進士第二甲被 上旨賜進士出身授承事郎

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公處事詳練而不為矯激暇日未嘗廢書使者行部甚加敬焉秩滿調本路定海縣尹到官之明年春多雨而夏苦旱麥爛苗槁歲大饑公竭力拯之人賴以生縣民包買食鹽三倍于元會計之數行省以公所言下于轉運司減其虛增之額一千七百七十餘引民力以寬丁內艱服除起為

承直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凡所鞠問無不得其平而繫囚免  
寒暑燥濕疾病之苦歲適大旱民乏食郡守謂公曰寧國一縣  
饑民九萬六十命懸于旦夕聞子在定海救荒有法敢以誥子  
幸毋以職掌拘也公聞命即行還報曰義倉徒為文具而勸賑  
未必能周徧非得官倉不可郡以公言上于行省為發水陽倉  
米二萬石付公往賑之部使者大喜會宣城縣民亦以乏食告  
乃發錢給驛命公亟行毋緩所活飢民九萬六千秩滿遷承德  
郎中興路石首縣尹未上元統二年三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  
年七十以至元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葬于靈山鄉麻溪之原公  
娶鄭氏贈恭人子男二人長曰康次曰寧女二人適何某黃某  
孫男四人長宗瑞用公蔭入官今為處之龍泉尉女五人曾孫  
男四人女一人宗瑞不遠數百里以書抵潛曰先大父葬已久

而塚上之石未有刻文敢以為請潛載念疇昔江浙所貢南士  
同對于大廷者八人公與吳郡千公袞然前列潛亦以非才忝  
預末綴及筮仕皆在海濱州縣壤地相接而潛去公治境尤密  
邇數因事過公獲奉咲言曾歲月之幾何而星離雲散之八人  
者惟千公與潛獨存千公以休致進官八座而公終于百里宰  
其嗣子又不取世祿幸其孫能自刻厲有遺澤公歿不忘也潛  
以後死屢嘗銘吾同年之墓雖衰朽荒落何敢于公靳一言乎  
興懷存歿第感創而已銘曰

予之也厚兮取之也廉既翔而集兮不飛而潛素乎其位兮養  
以恬能讓必豫兮有後之古石刻可徵兮靈山巖巖

茶陵州判官許君墓誌銘

茶陵州判官許君既卒其友危君素曾君堅奉書若狀來徵銘

以墓嗚呼潘子君同年生也安敢以不敏辭君諱晉孫字伯昭其先汲人宋南渡後徙建昌曾祖通某州團練使祖開進義校尉父炎仕 國朝為蔚林州儒學教授母車氏君弱冠游京師 介以謁趙文敏公又因文敏徧游大人先生之門以薦者被 旨補國子學生一時名師儒皆大奇之博士姚公尤器重焉會有 詔設科取士君首以諸生擢延祐二年進士弟上方好儒進士當得官者悉命畀便近地以寵榮其初遇君用是得建昌之南城縣丞天燈寺僧甲與乙有私怨欲殺之既操刀入其室值乙將爨捧所炊米而出驚仆于地奴走救得脫甲即以刀自刺連呼殺人且訴于縣獄已具君閱其牘曰捧米復能手殺人耶卒直之太平山中有竊浮圖氏四果之名以為教者文衣高坐日臨其徒泉南廣東慕而趨之者金帛填委所聚

男女恒數百千人不法之狀暴聞于官而吏置弗問君謂是將誑誤吾民為大姦亟列上于郡杖其首百其風遂哀凡君之處事精敏而剛果多類此藍田鄉民訟爭屋新城縣民訟爭山皆久不決郡併以新城縣事諉君聞君決事平或以屋歸其主或以山交相讓其能使民化服又如此郡守初怒君不阿數摧沮之君奉所受 命書詣府曰上下相承以禮而已某不善事上官則有罪乞免去府僚既諭止郡守亦愧悔而加禮焉尋以南城例不得置丞改贛州錄事其治如在南城時包銀令下君鉤校物力之厚薄以應令民用不擾紋錦局吏竄毀匠籍而牽聯追呼濫及民伍君白于郡發架閣舊籍証之其弊以絕豪民憚君之政不便于已詣部使者誣以他事郡長貳素知君率其屬以去就明之部使者大驚訊之果証也秩滿調湖州路長興州

判官未上丁車夫人憂居喪一用古禮服除殊無仕進意有司以聞乃以茶陵州判官起君于家行及境病暈歸居久之復以病歿而卒至順三年六月六日也得年四十有五階止承事郎墓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南城某鄉某原君性介特而羣居跋踈卑讓待儕輩如父兄與人言不苟為容悅然亦不以訐為直其在南城官廨去家近日步出視事後雖居它官因不蓄馬市薪菜自烹飪而食畧無難色權貴人有遺以美衣數襲者受而弗服也君筮仕後始學于內翰臨川吳公每以及門晚為憾其為文無曼詞詭辯而多骨鯁之言詩尚蘊藉未病前一月夢為詩云至道難聞歲年晚聖賢不作後世亂詰旦語人曰吾詩辭意甚悲殆不類平生作及曾君求遺稿其家所夢詩在焉嗚呼其可哀也已君妻南豐趙氏有子一人曰章初君之季弟鼎孫卒後一歲趙夫人卒又一歲君遂卒甫四歲仲弟益孫亦卒不兩月而鬱林府卒卒今存者惟一子嗚呼是不又可哀也夫銘曰

將聖之門政事殊科兼取其長君材則多殃慶非類報施何以未定者天君尚有子

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端禮字敬叔姓程氏其先遠有世序而譜牒莫詳所可見者漢有海西令曾唐有太子左衛率府曹參軍其自鄆陽徙家于鄞則由胄曹之大父珍始故今為慶元之鄞縣人歷五代至宋仕者恒弗絕曾祖振父承務郎平江府百萬倉司門祖在孫通直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事父立鄉貢進士入皇朝贈從仕郎郊仕署丞母王氏徐氏並封宜人先生徐氏出

也初用舉者為廣德之建平池之建德兩縣儒學教諭歷信之稼軒建康之江東兩書院山長用累考及格上名中書授鉛山州儒學教授秩滿遂以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其在建平興舉廢墜諸生之貧者必周給之縣尹王君起宗日率僚友聽其論說且築室赤巖上命其子楚鰲受業焉楚鰲後出入臺閣卒為時之名人繼王君為其縣者復倡好事之家為買書萬卷覆以傑閣永康胡先生長孺記之其在建德增學舍以居其徒盡復民所占田其始至也有田三百畝比受代而去有田一千畝稼軒前賢遺跡多為人多據悉按其籍奪而歸之江東新昇院額有司奉臺府之命選辟先生以闡教事學者翕然知所宗仰

文宗在潛邸遣近侍子弟來學賜以金帛牢醴禮遇甚至子鉛

山則新其廟學豪家築室侵入奴墻內地久莫能正先生白于部使者命毀其室乃懼而請以腴田二十畝易之鵞湖書院之旁有道觀先生偶至其處有驢跑堂前隙地驅而復來默卜之曰地下果有物驢當復至已而驢果來跑益力乃訪觀主求發之得石碣十餘刻群賢像因為作群賢堂先是平章政事趙公涼及王御史理嘗舉先生可教國子趙御史承禧舉先生可提舉儒學俱不報先生歸後郡守王侯元恭踵門禮請先生學若師帥閩及旁郡講行鄉飲酒禮皆俟先生討論而後定郡故有宋丞相史越王所置義廩以助仕族儒家昏喪之不給自先生為之督視貧者始實受其惠先生素所厚一二達官魁士相繼凋謝先生若有所不樂一日挈舟遊東湖諸生載酒追及之飲于中流酒半酣指所 墓地曰若豈知我之歸于斯不及也

耶學問之道具在聖經賢傳吾嘗述之矣真知實踐則存乎其人尚懋之哉諸生為之黯然各捧觴為壽而歸自是多以病不出久之病加劇客有將上京師者過而言別相與論宋季事媿不倦既正冠送客顏色忽變痰氣作壅者以丹劑進先生却之曰不敢服也目已瞑而頭稍偏門人樂良進曰先生頭容稍偏矣復張目端坐而逝矣至正五年夏六月甲子也享年七十有五以六年某月某甲子葬陽堂鄉之陶輿娶潘氏潘為建平望族先生主教事時慕其賢而以女歸之卒因塋建平至是奉遷而合祔焉子男一人衍女四人孫男一人循理女三人蓋宋季之士率務以記誦詞章為資身取寵之具而言道學者亦莫盛于此時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袁其言朱子之學者自黃氏震史氏蒙卿始朱子之傳則自爰氏淵大陽先生某小陽先生某以至于史氏而先生承之黃氏主于躬行而史氏務明體以達用先生素有志于當世惜其仕不大顯故平生蘊蓄未克究于設施而私淑諸人者不為無功于名教也故禮部郎中韓公居仁嘗學于小陽先生其仕于先生之鄉與先生論議無不脗合行省屢聘先生較文鄉闈先生以為 國朝設科初意專取朱子貢舉私議今多違之吾往宜不合力辭不往其源流本末可槩見也先生色莊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仲氏太史公端學克謹師法學者嚴憚之人比以河南程氏兩夫子云先生所著有進學規程若干卷國子監以頒于郡縣學使以為學法有畏齋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先生塋後二年門人徐仁等若干人相與謀俾同門生樂良奉宣文閣授經郎危素之狀來謁銘潛幸嘗辱交于先生微于狀無不合乃併以平昔



所知者論次而銘之銘曰

大道孔夷聖賢同趨政厖俗裂師異指殊真儒有作乃發其部  
先生之傳遠有端緒左規右矩蹈夫大中居之以寬休休有容  
道之將行夫豈弗仕委蛇進退時行時止志局于位厥施未豐  
惟其教思垂于無窮門人謁辭論謨遺德俾于方來永有矜式

南棧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王氏諱炎澤字威仲學者因其別號尊之曰南棧先生  
其先系出太原五季時自會稽徙婺之義烏者彥起官至節度  
使其遠孫固蚤游安定胡公之門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宋三百  
縣人取科第自固始卒官思陽令右正言知制誥李公清臣銘  
其墓固諸孫從用生說贈宣奉大夫工部尚書郭公三益表其  
墓說生永年喬年登紹聖元年進士第嘗仕于京師而僑居于

濟南後復居義烏而占籍焉終于中大夫知福州文安縣開國  
男贈正議大夫子鑄通判嘉興府贈金紫光祿大夫從仕郎嚴  
州司法參軍娶陳忠肅公子直秘閣正彙之女其歿也正彙誌  
其墓鑄子寧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贈中散大夫寅歷知宜連藤  
柳峽饒江七州積階朝請大夫喬年子濤承奉郎濤子寓江東  
轉運司幹官其世序官闕見于譜牒如此餘以賞延入官十有  
一人有通朝籍剖郡符者不可悉舉運幹則先生之高祖也曾  
祖諱誠祖諱衛道並潛晦弗耀考諱濟以景定二年應薦為國  
子免解進士妣葉氏軍器監丞夔路轉運判官秦之孫女通齋  
隱君由庚之女也先生少嗜書稍長治舉子業穎出儕輩間運  
去物改而場屋事廢因得專意探索聖賢之微旨家庭所受既  
有其素而通齋為外大父又從徐文清公傳考亭朱子之學夙

聲氣習之所存感發尤多而操行愈堅窮居約處開門授徒絕口不言仕進久之乃用部使者察舉起為東陽常山兩縣教諭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善教養而得士譽在石峽歲餘即弃官而歸徜徉于家林逾十寒暑至順三年八月十三日以末疾卒享年八十其年十月十日塋縣南崇德鄉陽湖山先墓之次先生氣額充偉而襟度疎暢待人一本于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莫不敬服焉為諸生講說務推明其大義不事支離穿鑿文簡質而生于理詩極渾厚而間出奇語不屑以雕飾求工也有南稜類業二十卷初考君無子嘗鞠其族子而弗克家復選於族人得先生以為子俾盡有其田廬之不均先業未有不因以隳者也考君賢其言卒成其志而均給焉族黨以是多之娶傅氏前三十年卒先生之塋實同兆域子男二人長良玉常山縣儒

學教諭次良珉女三人適傅保許文俊傅復享孫男四人裕禕補初曾孫男女三人良玉葬先生殆將兩紀乃來諗于潘曰先人居教授前後及門數十百人而無顯者不朽之託非子其誰願以子方效官于中外未遑有請子既得謝而退失此弗圖懼流風遺範日就堙沒謹命次男禕疏其行實以俟采摭而論謨焉潘竊惟吾里衣冠望族莫先于王氏文獻之相仍亦莫久于王氏先生引而弗替畀付有人見其進未見其止豈必身都高位而後為能世其家也哉潘自總角忝預弟子列今也髮種種矣嗟逝者之如斯愧前聞之荒落言不能文而義不能辭銘曰

婺女之墟孝子之里以儒起家肇自王氏世科世祿恒不乏人重珪疊組萃于一門是似是續蟬聯十葉復抱遺經修其世業

先生承之弗墜益振如木有本如水有源教施于鄉佩於濟道之將行乃止不仕尚克有子而又有孫餘潤所蒙有材彬彬趾美于斯垂裕于後嗚呼先生是謂不朽

### 葉審言墓誌銘

至元元貞間部使者振舉學校悉延致前代遺老以主教事一時英俊之士咸立下風惟審言夙負材望以弱冠之年與之並登于師席衆皆羨慕焉審言碩獨恬于進取筮仕垂四十年猶俛首常調隨牒遠方後來居上者不知其幾及審言以六品官致其事而竟不得從容享一日之安嗚呼悲夫審言姓葉氏諱謹翁審言字也世為婺之金華又曾大父大冶縣主簿却受業呂成公之門以所得于成公者授徐文清公僑文清後為朱文公門人高第而于大冶君執弟子禮沒身不哀大父榮發深自

韜晦罕與物接父霖始復以其學私淑其里人故端明殿學士王公埜知南康軍葉公闡咸敬禮焉仕皇朝卒官將仕佐郎婺州路蘭溪州儒學教授致仕母曹氏有賢行審言性明達而蚤有知于書無所不讀由家傳之端緒泝儒先之源委卓然自立諸老無不樂與之遊舉教官厯浦江義烏兩縣教諭升衢之明正書院山長丁外艱服除上名銓部借授處之縉雲縣官政鄉巡檢丁內艱服除遷吉安之吉永州學教授秩滿調泉之晉江縣主簿階將仕郎同僚有與之不合者力構陷之部使者雖莫能察而心竊疑焉不及竟其事而去後使者得審言受誣狀而不欲自為異同乃贖其罪而解其職頃之仍舊階改調婺州路司獄在官五年以老請謝事授承務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致仕命下審言已以疾不起審言事親孝父子自為師友念母

老不可一日去左右所至必侍奉以行仲弟無依贍之終身平居寡欲治家有治吉凶慶弔一遵成公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貴產素薄而室廬再厄于災至無一椽以庇風雨僑寓說齋精舍久之乃得老屋數楹僻在東郭外教子之暇日以種蒔為事暮年徙居城西北隅間微祿不足自給處之晏如時從朋舊飲酒賦詩陶然自適易箒之日有書數卷田數畝而已審言所居齋室扁曰四勿自號贅翁歸自泉南又自號曲全道人所為詩文和易平實無纖麗之態有四勿齋稿若干卷曲全集若干卷藏于家審言生于宋咸淳八年四月十六日卒于今至正六年十月十日年七十有五娶蘇氏文定公世孫女後三年卒以某年某月某日合塋金華縣赤松鄉羅家橋之原子男三人長敬之處州路慶元縣榮慶鄉巡檢前卒次復之未仕次恭之蔭

補江淅行中書省廣濟庫子女七人其五適同郡嚴弘道趙嗣滋杜宏踰德順潘繼善其二以疾在室孫男一人因女二人其一適浦江張楹其一尚幼審言所交皆四方名士里居之日最所友善者許文懿公謙翰林待制柳公貫太常博士胡君助禮部郎中吳君師道翰林修撰張君樞而潘亦幸獲陪諸君之末至是諸公多已凋謝惟胡君與潘獨存故恭之求胡君為之狀而屬潘以銘嗚呼悲夫載念潘之少也從先生長者詠歌先生之道于寬閑寂寞之鄉將以是終其身審言力挽之出而官游不遂晚通朝籍以親老請外遂納祿而歸審言適已掛冠往見之雙溪上握手道舊故殊款洽別去甫一月而審言逝矣又一月而潘蒙恩錫召欲伸總帷之一慟而不可得銘固不敢以諉于他人也嗚呼悲夫審言分教兩縣所至以教養為務興壞起

廢之功尤多其在明正書院復道流冒占之田二百餘畝吉水號多士教官良不易為審言處之有道由是士論厭服審言為巡官則能使盜息而民安為獄官則能使囚徒而不失其所誠可謂得其職而審言之所以不朽者不專在此也茲不詳述焉

銘曰

有作而興載揚其英胡不奮飛徐徐吾行黽勉從事靡愛其力執虛若盈戰兢夕惕不疑于人蹈夫危機困而能能亨罔間險夷皇仁在上天日照臨朱紱之來于光有耀鼓缶而歌式全吾歸孰昭其昧曰有刻辭

黃彥實墓誌銘

彥實諱叔英明慈溪黃氏年五十有五以泰定四年九月某日卒于鄞明年九月庚申葬餘姚之竹山潛異時與彥實游彥實

言今天下文章鉅工知我者惟伯長伯長必先我死我死子其銘我伯長故翰林侍講學士表文清公也潛貌焉晚出于文清無能為役彥實乃欲以之承其乏耶而孰知潛之哭文清僅踰月又哭彥實潛雖不敏彥實之言詎可忘耶初

朝廷既新貢舉法而場屋事久廢老生宿學多已物故後進之士無所依承則相率之彥實受弟子業凡彥實所指授取科名預薦書者相望否者亦且去而補儒學官人皆為彥實喜而彥實碩不能少自貶以就有司之繩尺訖無所遇合以死人又莫不深悲之其知彥實者若是而已至于彥實之所存知之者未必盡也彥實之先大父文潔先生宋寶祐丙辰文天祥榜進士負材能尚氣節而甚邃于經術所著書世多有之蓋先生之學一以躬行為本故其在朝著見謂忠鯁而分符握節所主舉其

職業夙采凜然先生三子俱克紹其家學而彥實最少介然特立不務為苟同尤酷肖焉文清稱彥實少游故都見世所稱知名人率脂韋自保秘惋恨無可與語酒酣氣雄謂海宇方晏安休明宜取天下事置念慮以入計畫否則搜抉險幽浩然為萬里游遇不遇命也未幾泝采石上漢江西游荆襄歷觀用武閑要荒榛廢壘猶有能言昔時得失益慷慨自振而所見公卿大夫與夫布衣之士則皆與昔交游者無大異于是治其居曰憇庵閉門讀書益不妄交嗟乎彥實之于天下獨以文清為知己而文清之言如此彥實所存槩可見矣彼以是瑣瑣者為彥實置欣戚焉何哉彥實嘗為晉陵宣城蕪湖三學教諭又為和靖采石兩院山長間以茂異遣詣中書弗果行彥實殊不以小試為辱亦不以不大用為誑也彥實于經史百氏之書過目輒成

誦為文雋拔偉麗意氣奔放若不可禦而要其歸弗畔于道有憇庵暇筆三卷詩文雜著總二十卷藏于家彥實之曾大父曰世堯大父曰奉議郎一鶚父曰朝奉大夫宗正少卿震文潔蓋門人私謚云母趙氏封安人而彥實沈出也娶岑氏先卒再娶王氏子男一日祖德女二長嫁岑可久而次未行銘曰物之不齊雜糅錯出惡妍喜媿千古一律德人天游不物于物尚無有已孰為得失惟是浩然之死不沒磊落崢嶸軒昂突兀發其遺編猶見髣髴寫以石章用告幽室

錢翼之墓誌銘

翼之姓錢氏諱良右世為平江人曾大父世昌大父恪父宗慶俱未仕而大父用其仲子台州路總管府判官宗顯思贈承事郎鎮江路丹陽縣尹翼而不凡長益闔敏徐文貞公持節浙西

部使者節台州君處其幕下翼之因得侍公左右公見其言談舉止謹飭有禮大奇之台州君同幕多名流公語之曰錢生濟濟有儒者意度令親簡編必成令器翼之亦感勵自力于學公所為詩文必出以示翼之其取重如此翼之既游文貞之門至于前代遺老若弁陽周先生淮陰龔先生當世宗工若剡源戴先生隆山羊先生永康胡先生翼之無不接其緒論中州雅望若薊丘李公漁陽鮮于公暨一時賢雋之士亦皆折行輩與翼之交故其聞見最為詳博而吳興趙公巴西鄧公遇翼之尤厚數引拔之翼之殊無仕進意至大中行尚書省署翼之吳縣儒學教諭翼之欣然就職已代去輒不復出閒居三十年安貧守約未始有求于人一室蕭然坐客常滿詠歌酣嬉無虛日里中子弟來就學亦弗拒也御史聊城周公舉翼之宜在館閣未報

而中書連被

上旨擇工于書者俾書農桑輯要大學衍義有司悉起翼之以應令竣事薦章交上亦不報浮光王公與翼之生同歲居同里公由戶部尚書參預河南江北行省事念故人之存者獨翼之將力援之于朝而翼之素志丘壑至是亦既老矣翼之性夷曠與人交無町畦篤于故舊往來尺牘哀輯裝治惟謹時出示人曰吾非以此術其識人之多特于其間有情辭諄切關于世教者不可廢耳然不喜於苟同人有不善或面斥之以其行孚于人以為異也大參金源王公嘗問翼之曰錢氏起五季有吳越子弟多在東南且世有顯人君豈其裔耶翼之曰此無可稽也蓋某之先有覺壚沽酒者每見故書紙輒手拾聚而焚之曰吾子孫其有興于文學者乎公聞翼之言深服其質直

翼之晚自號江村民人因以江村先生稱之至正四年五月八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七疾已革猶正巾危坐秉筆作弟姪書頃之而逝初室徐氏廣德縣尉逢吉之女無子繼室丘氏宋龍圖閣學士贈特進岳之曾孫承奉郎稷之女子男一人曰達女二人長適張元善前卒次適吳某孫男某女三人皆幼達既以其月十有八日奉柩葬吳縣靈岩鄉黃山徐涇先墓之次而刻石誌其歲月且遵治命以狀來徵銘予辱游于翼之父之間甚久別去十年而翼之遽不可作其以銘見屬望予厚矣達又好學有文能嗣其世業而汲々焉用意于不朽事予何敢辭翼之有詩文雜著若干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已為之序以故弗論翼之于古篆隸真行小草無不精絕豪家貴人往往傳藏以為珍玩或有所挾而強使為之雖奉以百金弗顧也人多

以是敬服之而罕有論其出處之大致者序而銘之庶幾來世有以知其人也銘曰

由學而升不近乎名既仕而止不失乎己藏之若虛以浮湛於閭里優游卒歲匪依隱而玩世惟以求夫志欲知其人視此刻文





